



JLW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1, No. 1, 2025, pp.14-21.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1.02>



狐狸精、蒸汽与法力——《狩猎愉快》的生态诠释

成炬锦 (Cheng Jujin), 胡志红 (Hu Zhihong)

摘要: 刘宇昆的短篇小说《狩猎愉快》以蒸汽朋克美学重构中国狐妖传说，通过展现“狐狸精”“蒸汽”“法力”三大意象，从生态批评视角揭示了殖民现代性对自然与文化的双重暴力。本文试图结合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殖民主义等多种生态批评理论，多角度剖析小说文本对当今社会生态危机的隐喻，对经典科幻小说进行更为详细的现代生态诠释，以期对复杂的生态与社会问题治理有所启发。

关键词: 《狩猎愉快》；刘宇昆；科幻；生态批评；

作者简介: 成炬锦，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电邮：919496865@qq.com。胡志红（通讯作者），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欧美文学文化及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电邮：hzh99@163.com。

Title: Hulijing, Steam and Magic: An Ecocritical Study on *Good Hunting*

Abstract: Ken Liu's science fiction novel *Good Hunting* reimagines ancient Chinese hulijing mythology in a steampunk mode, demonstrating three core imageries—the hulijing, steam, and magic—to critique the dual violence of colonial modernity against nature and culture from an ecocrit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mploys theories including deep ecology, ecofeminism, and ecological colonialism to analyze the text's allegorical reflection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rises, offering a detailed ecological reinterpretation of this classic speculative fiction to provide provoking thoughts about difficult ecological and social issues.

Keywords: *Good Hunting*; Ken Liu; Science fiction; Ecocriticism

Author Biography: Cheng Jujin,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E-mail: 919496865@qq.com. Hu Zhihong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cological Literature, and Ecological Criticism. E-mail: hzh99@163.com.

引言

短篇科幻小说《狩猎愉快》（*Good Hunting*）是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Ken Liu）的代表作品，2012年首次发表于《奇异地平线》（*Strange Horizons*）科幻杂志上，2017年12月刊登于国内科幻杂志《科幻世界·译文版》，并在2019年在《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一季（*Love, Death & Robots Season 1*）中被改编为动画影视短片，足见其深受全世界读者与观众的广泛喜爱。作为早已被中国科幻读者所熟知的作家，刘宇昆兼蓄并包中美两种文化特质，“做到了文学诗意和科幻诗意完美地融合与统一”，（刘宇昆，2015, III）取得了极高的个人成就：《手中纸，心中爱》（*The Paper Menagerie*）在2012年斩获“雨果奖”和“星云奖”，《物哀》（*Mono No Aware*）在2013年获得“雨果奖”，包含《手中纸，心中爱》在内的短篇小说集《折纸和其他故事》（*The Paper Menagerie And Other Stories*）摘得2017年“轨迹奖”，几乎包揽世界科幻文学各大奖项。同时，他还致力于文化交流，将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译介至英语世界并获2015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此外他还译介过包括郝景芳、陈楸帆、夏笳等众多作家在内的中国科幻小说，也为世界科幻的发展注入了崭新的活力。

《狩猎愉快》有机糅合了中国古代的狐妖传说、志怪小说，西方的蒸汽朋克小说、科幻小说，以科幻独特的眼光审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故事背景主要设置在清末时期的中国香港地区。小良（Liang）与父亲是当地乡村的职业捉妖人，在一次捉捕狐狸精的“狩猎”行动中，小良的父亲杀死了小狐狸精艳儿（Yan）的母亲，而小良从此结识了艳儿，一人一狐结成了深厚的情谊羁绊。随着中国沦为帝国列强铁蹄践踏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二人离开家乡来到清政府割让给英国的香港谋生，走向了不同的命运。除了在殖民者建立的秩序中艰难求生，小良还帮助艳儿在齿轮、煤矿、铁路与蒸汽的世界中塑造金属铬制的赛博格狐狸肉身，探索能够寻回“法力”，重新“狩猎”的方法。故事的最后，艳儿被成功升级为由银色电线、蒸汽引擎、抛光金属打造成的“一只美丽又致命的铬制狐狸”，“飞奔在香港的街道上”，（Liu, 2016, p.72-73）狩猎对她施过暴行的港督之子，以及住在太平山顶上的白人男性殖民统治者们。

小说甫一发表就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目前学者主要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中国传统的“狐狸精”叙事、狐妖文化、文化分析、物质主体性、科幻叙事等角度切入，研究重点集中于刘宇昆在西方科幻小说的框架中所呈现的独特东方文化特质，或是以“蒸汽朋克”来区分该小说的类型，以追溯刘宇昆“丝绸朋克”小说的演变路径，而极少研究者从生态批评的取向出发来解读。生态批评实际上与科幻文学高度关联，且科幻小说采取自然取向文学形式的倾向也日益明显。生态批评学者帕特里克·D·默菲（Patrick D. Murphy）倡导研究者关注科幻小说，发掘其生态内涵——“科幻小说与当今的环境问题密切相关，因为作为一个通俗文类，科幻小说既深刻揭示也广泛影响人类文化中的环境思想”（胡志红，2015, p.157），同时也希望“科幻小说能够引导读者去思考迅速进入人们视野的伦理问题”。（Murphy, 2001, p.277）本文将尝试将小说中重要的三个意象或话题——狐狸精、蒸汽、法力，结合生态批评三个阶段不同侧重点，从生态中心主义、环境公正批评、跨文化生态批评等多方面来解读小说，发掘其丰富的生态内涵，审视其关键要素为当下带来的启示。

一、狐狸精：生态主体性的体现与压迫

王斑（2023, p.42）就生态与科幻的关系指出，作为批评实践，科幻与生态殊途同归，穿插交织，相得益彰。生态批评的第一阶段以深层生态学作为哲学基础，奉行生态中心主义的行为准则，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当今社会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这与当今众多科幻小说的主旨不谋而合。中国传统的狐狸精往往都代表着邪恶与魅惑，是红颜祸水的美女与杀人剖心的妖怪，但刘宇昆在《狩猎愉快》中的狐狸精形象塑造违背了这一传统刻板印象，他赋予了狐狸精和人类平等共处的权利，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猛烈的抨击。

刘宇昆在原文中特意使用了“hulijing”一词来翻译汉语语境中的“狐狸精”，凸显了狐狸精形象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异质性，也使小说行文充满东方韵味。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包括狐狸精艳儿与她的母亲，而她们在化身成人时往往都是以女性的形象示人。狐狸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形象传承可谓源远流长，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流变。狐狸作为动物本身就生存在荒野之中，与自然环境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和接触。传统的狐狸精形象则是居于动物与人类之间的一种流动的形象。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记载中，狐狸并非一开始就是作为妖兽出现的，彼时的狐狸形象甚至还代表了仁德品质、祥瑞征兆，不似后来的对男性具有性吸引力且蛊惑人心的妖怪，这一过程也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意识的不断增强。

古代中国人在对自然中的狐狸进行细致的生活习性观察后，在《礼记·檀弓上》曾曰：“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即“狐死首丘”一词的来历，意为狐狸即使死的时候也要把头枕在生活的山丘上，不忘故土，恪守儒家之礼。汉初时，狐狸也曾被当做西王母身边的神使受到膜拜，但许慎《说文解字》中对“狐”字的解释却说：“狐，妖兽，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丘首。从犬瓜声。”可以看出，“至少在汉代狐已被当成了妖兽，而且是鬼的行动之媒介。”（叶舒宪，1993, p.107）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狐狸精或曰狐妖的故事轨道基本开始定型，狐狸精常常化作人形作祟，引诱文人。（乔娇，2021）经典明代长篇小说《封神演义》中狐狸精妲己引诱纣王、祸国殃民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时已登峰造极。明清时期的狐狸精貌美如花，多具人情，多与书生相恋并坠入爱河，如婴宁、辛十四娘、鸦头等等。可见中国古代对狐狸精有着程式化的形象描写，虽幻化成人但仍遭受歧视，属魑魅魍魉之流不入大雅之堂。

故事伊始，便是小良与父亲狩猎狐狸精母女的场景。商人以为狐狸精魅惑了自己的儿子，导致他陷入了狂热的痴情，被拴在床上还在不断地呻吟着艳儿的母亲——狐狸精小蓉的名字。商人一家为此事而感到十分丢脸，认为儿子饱读圣贤经书，却还是被狐妖勾魂，有失家族颜面。但捉妖人小良之父却认为这稀松平常，他举例说即便大学士王莱那样的人物也曾与狐狸精共度良宵。中国古代传统认为，人是受狐狸精的蛊惑而被迷住，小良的父亲给出的解释却是这样：“狐狸精无法拒绝被她魅惑之人的哭泣”，（Liu, 2016, p.51）这种吸引的关系是双向的，虽然与梁祝化蝶中的情侣互相无法抗拒不同，但也的确证实了狐狸精并不是此事的唯一主体。狐狸精从本质上来讲仍旧是狐狸，因此仍是动物的化身。生态中心主义观点认为动物也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作为动物化身的她们也理应具有为自己发声的权利。汤姆·里根（Tom Regan）在《为动物的权利辩护》一文中将动物比作受压迫的人类群体，并指出“动物权利运动是人权运动的一部分”，

（胡志红, 2015, p.16）它们的这种权利决定了人类不能把它们当做纯粹的工具来对待，而必须以一种尊重它们身上的天赋价值的方式来对待它们。正如小蓉与艳儿这种狐狸精，在商人的眼中看来，儿子与她们产生关系是不道德的可耻行为，并且还会殃及儿子的仕途与婚姻。捉妖人的回应却揭露了事实的残酷真相；虽然他们以狩猎妖魔鬼怪作为生计，却也深谙狐狸精身份的居间性，并不把她们当做大奸大恶之孽物，从平等的眼光为商人儿子与狐狸精小蓉的这段关系客观评价。有其父必有其子，小良还与艳儿在狩猎行动中误打误撞，产生了繁杂的情感联结，而这种联结也是在小良的父亲身上就或隐或现地存在。小良常常在清明节、盂兰盆节、新年时与艳儿见面，带上食物与关切，询问她的狩猎情况如何。两人搬迁到香港后，小良也帮助艳儿修复身躯成为赛博格化的狐狸精，向充满殖民歧视与男性压迫的世界发出反抗的声音。挪威哲学家 A·奈斯（Arne Naess）的深层生态学理念在刘宇昆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因为“在生态系统中，一切生命体都具有内在目的性，都具有内在价值”，（胡志红, 2015, p.23）狐狸精的价值并不全都是与人为敌的。小蓉每晚前来商人家中，其实是为了帮助商人的儿子，她本来并不想与他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一旦一个男人把他的心放在狐狸精身上，她都会无法控制地听到他的声音，让狐狸精心烦意乱，所以小蓉才每晚都去看他，只为了让他安静下来。小蓉的行为与深层生态学的预设不谋而合：一切存在物对生态系统来说都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她并非加害于人而是贡献拯救的价值。从整个系统的稳定与发展来看，一切生命形式都有其内在的目的性，它们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平等的地位。（胡志红, 2015, p.23）刘宇昆在此预设的前提也正是如此，只有当我们把狐狸精视作平等的个体，才能够从她们的视角来理解这次狩猎行动的前因后果。狐狸精在此也成为人类中心主义歧视下的受害者，无法为自己言说发声而招致被屠戮的命运，幸而捉妖人与狐狸精以及他们的后代认识到了这一点，才塑造了此后人狐之间可歌可颂的蒸汽朋克神话。

此外，狐狸精艳儿作为女性角色，她的身体被机械改造，也反映了自然与女性被殖民和物化的双重隐喻。生态女性主义常将自然压迫与性别压迫联系起来，瓦尔·普鲁姆伍德（Val Plumwood）（1993）在《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一书中讨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时，强调自然与女性的双重被殖民化。艳儿作为狐狸精从有机体变为机械体的“去自然化”与普鲁姆伍德的论证相映照，因为对自然的支配与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本质上是共享同一套殖民逻辑的——认为女性和自然一样是弱者，需要被强者支配控制。在进入香港讨取生活后，再次相遇时艳儿穿着“紧身的西式旗袍和花哨艳丽的妆容”，（Liu, 2016, p.63）沦为了英国殖民者的玩弄之物。她本靠着百岁蝶螈和六趾兔作为食物，以此来获取和维系某种古老的法力，艳儿此时的生存危机也直接暗含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瓦解。殖民者带来的铁路与蒸汽机摧毁了原有的生态网络，黑色的火车头在绿色的稻田里呼啸而过，车厢就像一条龙一样从遥远朦胧的蓝色山脉下来。这种对自然景观的暴力改造不仅剥夺了包含狐狸精在内的，作为小说中自然系统一个物种的妖怪们的生存根基，更隐喻着工业文明对生态整体性的割裂。艳儿从拥有变形能力的自然生物狐狸精，到被有恋机械癖的总督儿子下迷药，被迫接受机械身体的改造，暗示着自然有机体被技术异化的过程。即使小良对她进行了出于自愿的完整改造进化，但她的金属骨架与齿轮关节也成为了一种殖民者与工业化带来的生态暴力的具象化呈现。当自然生命被技术宰制并暴力重构，生态主体性也将处于被抑制且行将消亡的状况，狐狸精的形象在此正是代表了整个过程的发展。

二、蒸汽：生态系统的崩溃与再塑

在《狩猎愉快》中，“蒸汽”不仅代表了铁轨与火车对中国广大乡村土地的入侵，是推动工业革命的物理动力，更是一个充满矛盾张力的生态符号。它既是英帝国殖民扩张的引擎，也是绞杀狐狸精与捉妖人，甚至这片大地上自然灵性和法力的刽子手。它既是技术理性的具象化身，又是人性异化的催化剂。通过在叙事中突出“蒸汽”的元素，刘宇昆拆解了工业文明的进步神话，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技术理性崇拜与生态系统崩溃的共生推进关系。

蒸汽暗示了殖民的生态暴力，造成自然循环的断裂与消失。蒸汽机的轰鸣声在小说中始终伴随着生态系统的哀鸣。作为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蒸汽动力系统本质上是对自然能量循环的暴力介入与改造，煤炭燃烧产生的蒸汽不同于自然世界之中水汽的自然蒸发过程，而被纳入了机械工具逻辑之中，成为驱动活塞、火车、工厂的动力。蒸汽技术切断了小说中那个充满法力的世界天地间能量的自然交换，将有机的生态循环简化为单向的能量榨取，引擎活塞发出雷鸣般的重击声，高压蒸汽冲过阀门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嘶声，这些都遮蔽了小良和艳儿的眼睛，让他们再也适应不了那个已消失的童年世界。这一过程在杰森·W.摩尔（Jason W. Moore）（2015）的“廉价自然”（Cheap Nature）理论中也有所涉及。殖民者通过蒸汽技术将森林、土地、人、乃至狐狸精都可以纳入资本累积的体系，使自然沦为可被定价、可被消耗的资源。当蒸汽机车杀死了铁轨附近田地里的水稻，撞死两个在铁轨上玩耍的孩子时，刘宇昆暗示的不仅仅是蒸汽技术在物理空间上对原始生态系统的侵占破坏，更是整个生态认知体系的殖民化——蒸汽火车排出的浓密白烟成为现代性的标志性产物，宣告了“万物有灵论”的死亡。

然而，蒸汽在中国其它土地上带来生命的死亡与消褪时，香港作为殖民地却成为了“蒸汽朋克”想象落地的空间。在小说中，蒸汽展现出一种诡异的审美双重性：齿轮的精密咬合、铜管中蒸汽的嘶鸣、机械狐狸关节间腾起的白雾……这些场景充满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学，同时与其造成的生态灾难又形成了尖锐反讽。这种张力呼应了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提出的“超物体”（Hyperobject）理论（Morton, 2013, p.1），现实与小说中的双重蒸汽意象作为一个跨越时空的庞大技术网络，正如“超物体”存在一般，既以浪漫化的机械美学迷惑人类，又以无形的方式渗透生态系统，为生灵带来灾难，成为美丽而致命的存在。“她的四肢在月光下闪烁着微光，而她的尾巴，由精致的银色电线制成，像蕾丝一般漂亮，在昏暗的公寓里留下一道亮光”，“一个古老的幻象复活了”，（Liu, 2016, p.72）艳儿的蒸汽驱动身体暴露了工业文明的本质，所谓“进步”实则是对生态剥削为燃料的永动机，也正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言：“赛博格是想象和物质现实浓缩的形象，是两个中心的结合，构建起任何历史转变的可能性”。（Haraway, 1991, p.150）

蒸汽与蒸汽机的出现彻底瓦解了传统生态认知体系。在小说中捉妖人所信奉的道家思想中，“气”是连接天、地、人的生命能量，而蒸汽却将“气”异化为可测量、可操控的物理压力。这种转变印证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现代性“祛魅”（Weber, 1946, p.155）的批判，当自然的神秘性被简化，被锅炉中几个气压数值所替代时，人类便失去了对生态系统的敬畏。小良在进入香港后找到了一份工程师的职位，整日与机器、蒸汽引擎打交道。他通过不断地刻苦自学，阅读每一本关于蒸汽引擎原理和操作的书籍，并不断改良现有的机器，获得了为英国人亚历山大·芬德利·史密斯先生（Mr. Alexander Findlay Smith）工作的机会。小良尽管没能亲眼看见，或许也不会有机

会看见，因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鸿沟难以逾越。但他所设计发明的蒸汽机器人人们已经开始发挥了作用，为这些外来的殖民者构建了一个没有中国人存在的蒸汽朋克天堂。刘宇昆并未止步于哀悼“祛魅”，而是通过蒸汽的重新“复魅”发起更深刻的追问。当艳儿的机械身躯在月光下蒸腾雾气时，蒸汽不再是工业文明的奴仆，反而成为了联结机械与魔法法力的一道媒介，那是“火焰与烟气、发动机油与抛光金属的味道”，艳儿“体内的蒸汽引擎让她冰冷的金属身体变得温暖，让人感觉暖和而充满活力”。（Liu, 2016, p.72）蒸汽技术的“返魅”，在此既是毁灭自然的凶手，也是重塑生态关系的潜在载体——正如艳儿的狩猎从维护山林自然的平衡转为向殖民者复仇，蒸汽的生态意义最终取决于人类能否跳出控制逻辑，重建与技术、自然的伦理纽带，再度为文化“赋魅”与“复魅”。

总而言之，刘宇昆通过“蒸汽”这一意象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本质。问题不在于蒸汽技术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认知框架——将自然视为可无限榨取的“蒸汽锅炉”，将生命简化为可替换的“机械零件”。当艳儿飞奔向维多利亚山顶时升腾缕缕蒸汽时，她看似完美实则破碎的身体似乎隐喻了整个地球的生态现状，人类若继续沉迷于“蒸汽时代”的进步幻梦，终将发现驱动文明的锅炉里燃烧的正是自己与整个星球的未来。

三、法力：自然的具象化与消逝的生态寓言

在《狩猎愉快》中，“法力”（magic）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法力并非单纯的超自然设定，而是生态系统的隐喻性语言，小说中它象征着万物有灵概念与资本主义逻辑下的技术理性相抗衡。它既是自然灵性的具象化表达，也是衡量生态完整性的标尺。法力的发展在小说中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自然存在，到崩溃瓦解，再到重建恢复。当法力因工业化而衰竭时，其消逝过程也直指生态系统的崩溃，与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秩序的破坏。

在小说前期的乡土中国语境中，法力是维持生态循环的核心力量。狐狸精的变形能力依赖于未被工业化污染的月光、山川与土地能量，而捉妖人的法术则根植于道家“阴阳调和”的自然观与道术。这种设定呼应了格雷厄姆·哈根（Graham Huggan）与海伦·蒂芬（Helen Tiffin）（2010）对前殖民生态的解读。法力是一种“自然主体性”的显现，它赋予非人类存在，如妖怪等参与生态调节的权力。狐狸精在此处并非单纯的他者，而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是客体，都是他者，因而不存在主客之分。艳儿与母亲以狐狸形态捕食其它动物，小良与父亲以法术驱除扰乱村庄的恶灵——魔法或曰法力，在此成为维系人、妖、自然三方平衡的媒介。这种动态平衡符合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核心理念，即所有生命形式在生态网中拥有平等内在价值。然而当法力消散时，无论是捉妖人还是狐狸精都陷入了困境：因为没有更多的妖怪、鬼魂、僵尸让他们处理，小良的父亲整日为钱的事情发愁，焦虑自己失去村民的尊敬；狐狸精则失去往日的食物来源，越来越难变回她们作为狐狸的真实形态，只能以人类女性的面貌示人。这种将魔法锚定于物质性的生态基础设定，揭露了“超自然”背后拥有的深刻的自然依赖性。

随后，英国殖民者的到来标志着法力体系的崩解，这一过程与生态殖民主义紧密交织。殖民者不仅通过铁路切割土地，用蒸汽火车污染空气，更以技术理性否定法力的合法性，完成对生态认知的殖民化重构。清廷的官员在英国来的汤普森先生面前毕恭毕敬，他妄想让铁路改变方向的想法也被汤普森先生直接否定，英国人直接打断了佛像的双手

以此来证明法力的不存在。艳儿在去香港前领悟，“古老的法力正在消退。一种更强大的法力已经到来”。（Liu, 2016, p.61）马克斯·韦伯的“世界的祛魅”在小说中具象化为妖怪法力的失效。当小良用机械原理替代道术为艳儿打造机械身体时，他似乎又宣告了这个世界不再需要法力。理性化进程正在对生态灵性进行剿灭，法力被贬斥为前现代的迷信，而自然的神秘性被简化为了蒸汽压力与齿轮转速，令人唏嘘不已。法力体系的瓦解不仅是生态灾难，更是认知殖民——东方“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被西方“控制自然”的技术理性取代。

到了香港之后，法力的存在又开始突出并复萌。在小说的殖民香港语境中，艳儿的机械躯干成为法力与技术的杂交产物。这种“机械魔法”既是生态异化的矛盾救赎象征，也暗含重建生态联结的微弱但充满希望的可能。艳儿的金属骨架需要狩猎人类精气维持运转，法力从自然能量循环退化为技术寄生系统。哈拉维对此早有担忧，因为赛博格的“解放性”可能被技术资本主义收编，沦为新的剥削工具。法力在此成为被技术逻辑扭曲的生态残片，以一种并非完整的状态存在延续下去。《狩猎愉快》通过法力的衰竭，完成了对现代性生态危机的寓言式审判。当艳儿从吸收天地山林精华的灵狐成为依赖煤炭蒸汽的赛博格狐狸精时，刘宇昆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本质上是自我毁灭的预演——法力的消逝不是神秘主义的退场，而是生态整体性死亡的先兆。虽然旧日的法力归来了，但也发生了改变，不是皮毛和血肉，而是“金属和火焰”。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也预示着东方文化在经历了西方殖民统治之下重新突破枷锁，革新自我，形成构建新的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体系的活力。

结语

总的来说，刘宇昆的《狩猎愉快》通过“狐狸精”“蒸汽”“法力”三大核心意象，构建了一部深刻诠释现代性生态危机的寓言。小说以东方志怪传统与西方蒸汽朋克美学的碰撞为框架，揭示了殖民暴力、技术理性与生态异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借生态批评理论展开对工业文明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

首先，狐狸精的生态主体性重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刘宇昆颠覆了传统文学中狐狸精的“妖邪”形象，赋予其生态调节者的身份，体现了深层生态学“生命平等”的理念。然而，殖民入侵后，狐狸精的“去自然化”成为生态与性别双重压迫的隐喻。狐狸精的形象既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抗，也是生态殖民暴力的见证，揭示自然与女性作为“他者”被双重物化的现实。其次，蒸汽的生态暴力与双重性解构了工业进步神话。艳儿机械身躯的蒸汽动力既是生态剥削的具象，也是技术返魅的尝试。蒸汽的生态意义取决于认知框架的转换，若人类固守“控制自然”的启蒙逻辑，技术进步终将沦为生态自杀的工具。最后，法力的消逝与重构成为生态认知断裂的象征。法力作为前现代生态智慧的体现，依赖未被污染的自然能量网络，其衰退直指殖民现代性对“万物有灵”世界的祛魅。艳儿的机械法力暗含后人类生态的辩证性：它既是技术异化的产物，也是跨物种联结的微弱曙光。法力的消逝并非神秘主义的终结，而是生态整体性死亡的警示；其机械重构则暗示唯有打破自然/技术的二元对立，才能重建生态伦理。

《狩猎愉快》通过狐狸精、蒸汽与法力的命运，完成了对现代性生态危机的诠释。刘宇昆以蒸汽朋克的技术美学，将生态批判锚定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中，追问人类能否在技术霸权下重构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小说最终的结局是开放性的，艳儿在月光下闪耀的赛博格金属狐狸身体升腾起一缕洁白的蒸汽，踏上了在殖民者治下香港狩猎的旅途。

刘宇昆似乎意在指引我们，生态救赎或许始于承认人类亦是生态网中的脆弱节点，而非凌驾万物的主宰，在生态循环的系统之中我们既是狩猎者，但同时稍有不慎也会转变成被“狩猎”的对象。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Armbruster, K & Wallace, K (2001). *Beyond Nature Writing: 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Ecocriticism*. Charlottesville and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 Haraway, D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Routledge.
- Huggan, G & Tiffin, H (2010).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 Routledge.
- 胡志红 (2015): 《西方生态批评史》。人民出版社。
- [Hu, Zhihong (2015). *A History of Western Ecocriticism*.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刘宇昆 (2015): 《杀敌算法》。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Liu, K (2015). *IN THE LOOP AND OTHERS*. Sichuan Publishing Hous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 Liu, K (2016). *The Paper Menagerie and Other Stories*. Saga Press.
- 刘宇昆 (2022): 《狩猎愉快》。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Liu, K (2022). *GOOD HUNTING*. Chengdu: Sichuan Publishing Hous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 Moore, J. W (2015).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Verso.
- Morton, T (2013). *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Plumwood, V (1993).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Routledge.
- 乔娇 (2021): “中国狐妖文化在《狩猎愉快》中的独特审美呈现”，《新纪实》(36): 37-41。
- [Qiao, Jiao (2021). “The Unique Aesthetic Presentation of Chinese Fox Demon Culture in *Good Hunting*”. *New Documentary* (36):37-41.]
- 王斑 (2023): “作为文化与生态批评的科幻文学”，《现代中文学刊》(06): 40-47。
- [Wang, Ban (2023). “Science Fiction as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Criticism”.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06):40-47.]
- Weber, M (1946).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叶舒宪 (1993): “穷而后幻：《聊斋》神话解读”，《人文杂志》(04): 107-117。
- [Ye, Shuxian (1993). “Exhaustive and then phantasmagorical: The myt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Liaozhai*”.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04):107-117.]